

三國志通俗演義

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十

目錄

諸葛亮計伏周瑜

黃蓋獻計破曹操

關澤密獻詐降書

龐統進獻連環計

曹孟德橫槊賦詩

曹操三江調水軍

七星壇諸葛祭風

周公瑾赤壁鏖兵

曹操敗走華容道

關雲長義釋曹操

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十

晉平陽侯陳壽史傳

後學羅本貫中編次

諸葛亮計伏周瑜

却說周瑜用計。借操之手。殺了蔡瑁。張允。細作報過江來。瑜大喜。乃與魯肅曰。吾料衆將可瞞。獨孔明不可瞞也。子敬以言釣之。看他知否。魯肅領了言語。迨來孔明船中相探。孔明接入小舟對坐。肅曰。連日措辦軍務。有失

聽教。孔明曰：便是。亮亦未與都督賀喜。肅曰：何喜？孔明曰：公瑾使呂下來探亮，知不知，便是這件事可賀喜耳。諺得魯肅失色曰：先生緣何知之？孔明曰：這條計只是瞞過蔣幹。操必然後省，只是不肯認錯。江東無患耳。如何不賀喜？吾聞知，換了毛玠、于禁，則這兩箇手內好歹送了水軍性命。肅開口不得。把玆言語支吾了半晌。別孔明而回。孔明囑曰：萬望子敬隱而休言。亮知此事，公瑾若知，必然尋

事害亮也。魯肅應允。駕小舟而去。見周瑜把上項事只得說了。瑜聽畢大怒曰。若留此人。那裡顯我。吾決意斬之。肅勸曰。若殺孔明。却被曹操恥笑。瑜曰。我自有公道斬之。教他死而無怨。肅曰。何以公道。瑜曰。子敬休問。來日便見。次日聚衆將于帳下。教請孔明。孔明欣然而至。坐定。瑜問孔明日。即目交兵不遠水路之中。何兵器以取勝。請先生教之。孔明日。大江之上。除非用弓箭為先。瑜大喜。先生之

言正合愚意。昔姜子牙自置許多軍器。軍中缺箭使用。欲煩先生監造十萬枝箭。以備用之。請勿推卻。若用他人。恐才短不能為也。孔明曰。亮閑于此。敢問十萬枝箭。何嘗要用。瑜曰。十日之內。亦可辦完否。孔明曰。即目兩軍相當之際。早晚操軍必到。若候十日。誤了大事。瑜曰。先生可料幾日便成。孔明曰。只消三日。嚴限。拜納十萬枝箭。瑜曰。軍中無戲言。孔明曰。怎敢侮弄都督。三日不辦。甘當軍令。周

瑜大喜。喚軍政司當面要了文書。置酒相待。軍需了日。後有疇勞。孔明日。今日不及來。日分。付。便造箭也。第三日可差小軍搬箭。孔明飲了數杯。辭別而去。魯肅曰。此人莫非詐乎。瑜曰。他自送死。非吾逼也。明白對衆。要了文書。你便兩肋生翅也。飛去不得。吾已分付軍匠人等矣。教他諸般不便。必然悞了。那時定罪。有何理說。你可去揆虛實來回報。肅來見孔明。孔明日。吾曾告子敬。休與公瑾說。他必

害我。今日果然為之。三日之內。要造十萬枝箭。如無箭數。按軍法施行。子敬只得救我。肅曰。你自取禍。如何救得。孔明曰。望子敬暫借船二十隻。每船借軍三十人。船上皆用青布幃幔。各船要草千餘束。密布兩邊。皆在江岸伺候。別有妙用。第三日。請子敬至此看箭。切不可教公瑾知會。倘事泄。則吾計不成。必累子敬矣。肅領諾。回報周瑜。言道。他也不用箭。竹羽毛。膠漆等物。自有道理。瑜大疑。不省其

意肅自撥輕快船二十隻。各船派三十人。皆用青布為幔。上插旌旗。內安穀草。縛在兩邊。皆屯于孔明船邊。一日無動靜。兩日亦不行。到第三日四更。魯肅來船邊。孔明教請上船。肅問曰。何意。孔明曰。余請子敬。往北取箭。肅曰。箭在何處。孔明曰。子敬休問。前去便見。把二十隻船。用長索相連。只望北岸進發。是夜大霧垂江。對面不能相見。孔明共魯肅坐在船中。傳令教快行。果然是好一江大霧。前人

有篇大霧垂江賦曰

大哉長江。西接岷峨。南控三吳。北帶九河。
匯音會百川而入海。歷萬古以揚波。至若龍
伯海君。江妃水母。長鯨千丈。天蜈九首。鬼
怪異類。咸集而有。蓋夫鬼神之所依憑。英
雄之所戰守。昔也。陰陽既亂。昧爽不分。訢
長空之一色。忽大霧之四屯。雖輿薪而莫
覩。唯金鼓之可聞。初若溟濛。繞隱南山之
豹。漸而充塞。欲迷北海之鯢。然後上接高

天下垂厚地。渺乎蒼茫。浩乎無際。鯨鯢出
水而揚威。蛟龍潛淵而吐氣。又如梅林收
薄。春陰釀寒。溟溟漠漠。浩浩漫漫。東失滌
桑之岬。南無夏口之山。戰船千艘。俱沉淪
於巖壑。漁舟一葉。驚出沒於波瀾。甚則穹
昊無光。朝陽失色。反白晝為昏黃。變丹青
於水黑。雖大禹之智。不能測其淺深。離婁
之明。焉能辨其咫尺。於是憑夷息浪。屏翳
收功。魚鱉遁跡。鳥獸潛踪。隔斷蓬萊之島。

暗圍閭闔之宮。恍忽奔騰。如驟雨之將至。
紛紜襍遯。音塔若寒雲之欲同。乃能中隱毒
蛇。目之而為瘡瘍。內藏妖魅。憑之而為禍
殃。降疾厄于人間。起風塵于塞外。小民遇
之。天傷大人。觀之。感慨。蓋將返元氣于鴻
荒。混无地為大塊。

當日五更。孔明船已到曹操水寨邊。孔明教
把船隻頭西尾東。一字擺開。就船上擂鼓吶
喊。魯肅驚曰。倘曹兵齊出。如之奈何。孔明笑

曰。吾料曹操雖奸雄。於重霧中。必不敢出。吾
等酌酒取樂。霧散便回。吾親在此。子敢勿憂。
却說曹操水寨中。聽得吶喊擂鼓。毛分于禁。
二人慌忙使人報知曹操。操此時目見水軍
未整。自到江邊提調。俱各停當。操傳令曰。重
霧迷江。他必有埋伏。更兼軍士來的整齊。切
不可輕動。可撥水軍弓弩手。亂箭射之。又差
人往旱寨內。喚張遼。徐晃。各帶弓弩手三千。
火速到船邊助戰。比及號令到于禁。毛分怕

南軍搶入水寨。已先差弓弩手。亂箭射之。後
彌令到。撥弓弩手。約一萬餘。盡皆放箭。平明
昔分。孔明教把船吊回。頭東尾西。逼近水寨。
受箭。張遼。徐晃。又引能射者。皆赴水寨口。大
船上放箭。只聽得霧中。擂鼓呐喊。箭如雨發。
漸漸日高。收起霧露。孔明教急收船回。二十
隻船上。兩邊束草上。排滿箭枝。孔明令人叫
曰。謝丞相箭。比及報知操時。船輕水急。已放
回二十餘里遠。追之不上。操懊悔自責。此將

皆嘆咨不已。孔明與魯肅曰。每船上箭。可勾
四五千矣。不費江東半分之力。已得十數萬
箭。明日却將來射北軍。強似自己用工造作。
肅曰。先生真神人也。何以知今日如此大霧。
孔明曰。凡為將者。不通天文。不識地理。不知
軍情。不曉陰陽。不看陣圖。不明兵勢。乃庸才
也。亮三日前。算定今日大霧。因此取巧而
辦之。公瑾教我十日辦完。人匠物料。皆不應
手。便行官府。亦悞了事。特尋這一件風流過

犯明白斬我。我命繫於天。公瑾安能害我也。
魯肅拜服。船已到岸。五百軍已在江邊伺候。
搬箭。孔明教船上取之。得九萬餘枝。箭都搬
入中軍帳交納。魯肅把孔明言語說與周瑜。
瑜大驚。慨然而嘆曰。孔明神機妙算。吾不及
也。後史官有詩曰。

濃濃霧露滿長江。天地難分水渺茫。二十
舟船能擺列。萬餘弓弩盡施張。飛蝗透草
搖天影。驟雨催花射日光。沙塞昔年迷李

廣孔明今日伏周郎

李廣征匈奴失道不成而死

江左得箭九萬餘根。曹操拆箭十五六萬。周瑜出寨迎接。以師禮敬之。孔明曰。譎詐小術。何足為奇。瑜曰。雖古之孫吳。莫能及也。邀入帳共飲酒。瑜曰。昨日吳侯遣使至。催督破曹。瑜未有奇計。請先生教之。孔明日。亮乃碌碌庸才。公是江東英傑。何故問計於亮也。瑜曰。某夜來往觀水寨。極有法度。非尋常可攻之。今先生亦看其動靜矣。瑜有一計。不知可否。

請先生論之。孔明曰。都督且休言。各寫于手內。看同不同。瑜大喜。教取筆研來。自暗寫了。却送與孔明。孔明亦寫了。兩箇同近坐榻。各出掌中之字。互相觀看。皆大喜。畢竟如何。下回便見。

黃蓋獻計破曹操

當日席上。周瑜先出掌中字。孔明視之。乃一火字也。孔明亦出掌中字。與周瑜視之。亦是火字。目此皆大笑而指之。瑜曰。既兩計相同。

再無疑矣。幸勿泄漏。孔明曰。兩家之事。豈有泄漏之理乎。子料曹操。雖經兩番。必不信。又如此也。都督儘行之。飲酒罷。分散。餘皆不知。却說曹操。拆了許多箭。心中氣悶。荀攸進曰。江東有周瑜。諸葛亮二人用計。大江之阻。極切難知。於軍中可選二人。去東吳詐降。內為國賊。以通消息。方可圖謀也。操曰。正合吾意。汝料軍中誰可行此計。攸曰。蔡瑁被誅。蔡氏宗族皆在軍中。有二人。乃蔡瑁之房族。蔡中。

蔡和見為副將軍。丞相可以恩結之。東吳必不疑矣。操當夜喚二人入帳。囑付曰。汝昆仲可引小軍去東吳詐降。但有動靜。使人密報。事成之後。加汝為列侯。重賜食邑。休生變心。二人曰。吾等妻子皆在荊州。安有別心。丞相勿疑。某二人必取周瑜諸葛亮之首級。操重賞。次日帶五百軍。小船數隻。順風而下。望南岸來。却說周瑜曉夜不眠。理會進兵之策。忽報江北有數隻小船來到江口。稱說蔡瑁之

弟。蔡中。蔡和。特來投降。周瑜大喜。教喚來。不
時喚至帳下。二人哭拜曰。吾兄無罪。被曹賊
誅之。今欲報讐。特來投降。望賜收錄。願為前
部。瑜取金帛。賞勞了當。加為上將。與甘寧引
一枝軍馬。以為前部。中和二人拜謝。遂為中
計。瑜密喚甘寧。分付曰。此二人非投降者。操
使過江。透漏消息。只做不知。休要阻當。寧曰。
此是何意。瑜曰。此二人不帶家小。必乃詐降。
吾欲將計就計而行。要教他通報消息。汝可

殷勤相待。就裡隄防。每日書畫卯酉。約會同來。至期破敵。先要殺他兩箇祭旗。汝勿有悞。甘寧得令。魯肅來見瑜。曰。這兩箇多是詐降。瑜正色曰。操殺他兄。正欲復讐。何詐之有。你若如此疑惑。安能容天下之士乎。肅無言可答。遂去告孔明。孔明大咲。肅曰。先生何故大笑。孔明曰。吾笑子敬不識公瑾之用計耳。大江隔遠。細作極難往來。操使蔡中蔡和詐降。使不疑也。公瑾計上用計。正要他通消息。兵

不厭詐。公瑾之謀是也。爾方省悟。却說黃蓋
潛入中軍。來見周瑜。瑜問曰。公覆夜至。必有
良謀。蓋曰。他衆我寡。難以久持。何不用火以
攻之。瑜曰。誰教公獻此計。蓋曰。某出已意。非
他人之所教也。瑜曰。吾正欲如此。故留蔡中
蔡和詐降之人。以通消息。但所恨無一人獻
詐降計耳。蓋曰。某願行此計。瑜曰。不受苦楚。
如何肯信。蓋曰。某自破虜將軍重用。到今。雖
肝膽塗地。心亦無怨。瑜頓首謝曰。君若肯行。

此計乃江東之萬幸也。蓋曰：某死亦無怨。遂謝而出。次日周瑜鳴鼓大會，諸將咸集。列于帳下。孔明亦在坐次。周瑜曰：操引百萬之衆，連絡三百餘里，非一日可破。吾糧草蓄積累年，積月。諸將船上各止許關三箇月糧草。准備禦敵。言未畢，黃蓋進曰：都督教關多少糧草。瑜曰：只支三箇月。蓋曰：便支三十箇月，破敵也難。都督既受大任，相持許久，未見有奇計。空勞我等勦力也。他衆我寡，執迷不悟，只

可依張子布之言。棄甲倒戈。北面而降。此為上策。瑜勃然變色。大怒曰。吾奉吳主之命。籌畫已定。若有再言降者。必斬之。衆將面面相看。今兩軍相敵之際。汝為先鋒。安敢出此言。慢吾軍心耶。不斬汝首。難以服人。喝左右推出斬首示衆。黃蓋大叫曰。吾自隨破虜將軍。縱橫東南。已歷三世。那有你来。瑜大怒。喝斬甘寧。進前告曰。公覆。東吳之舊臣。可以恕之。瑜喝寧曰。汝何等之人。敢多言亂吾法度耶。

先喝左右。將甘寧亂棒打出。衆官皆跪而告曰。蓋為先鋒。犯罪可誅。但於軍不利。都督寬宥。權且寄罪。破賊之後。問亦未遲。瑜怒不息。衆官苦苦哀告。瑜指黃蓋曰。若不看衆官面皮。決斬汝首。既犯吾令。且暫免死。左右拖番打一百脊杖。以正其罪。諸官又告。瑜掀翻案卓。叱退諸官。便教行杖。左右將蓋剥去衣服。拖翻在地。咬牙切齒。喝令毒打。打至五十。諸官又告。瑜躍起身。指著蓋曰。汝敢小減我耶。

且寄下五十棍。再有怠慢。二罪俱罰。恨聲不絕。入于帳中。衆官扶起黃蓋。打得皮開肉綻。鮮血淋漓。扶至帳中。昏絕幾番。動問之人。無不下淚。魯肅也來看問。回到孔明船中。肅問孔明曰。今日公瑾責罪於公。覆我等是他部下。不敢犯顏苦勸。先生是客。何故袖手傍觀。不發一語。孔明笑曰。子敬欺我耶。肅曰。某與先生渡江以來。未嘗有事相欺。何故出此言也。孔明曰。子敬如何不知。兵法有神鬼不測。

之機。今日公瑾欲殺黃蓋。故毒打之。乃其計也。吾何勸之。肅方悟。孔明曰。不用苦肉計。何以瞞操。今必令黃蓋詐降。却教蔡中蔡和報其事矣。如子敬見公瑾。切勿言亮知之。只說亮也埋怨。肅回見瑜。邀入帳內。肅曰。今日何故痛責黃蓋也。瑜曰。諸將怨否。肅曰。多有心中不平者。不叙明言也。瑜曰。孔明知否。肅曰。他也埋怨都督。感情薄。瑜笑曰。今番須瞞過也。肅曰。何謂也。瑜曰。今日打黃蓋乃計也。欲

令他詐降。先須用苦肉計。瞞過曹操。就中用火攻之。可決勝也。肅乃暗思孔明之高才。不敢明言。却說黃蓋。臥于帳中。諸將皆來動問。蓋不言語。但長吁不已。小軍忽報。參軍特來動問。蓋令人請入。對面而坐。蓋叱退左右。關澤曰。將軍莫非與都督有讐。蓋曰。非也。某觀看軍中。絕無一人。可以為心腹者。惟先生素有忠義之心。故敢以心腹告之。關澤曰。公之受責。莫非苦肉計也。蓋曰。何以知之。澤曰。以

公瑾一動一靜。某以料九分。故待來相探。蓋曰。某受吳侯三世之恩。無以為報。故獻此計。以破曹賊。肉雖受苦。亦無恨也。澤曰。公之告我。莫非耍澤。獻詐降書否。蓋曰。實有此意。未知肯仗義否。闕澤言無數句。惹起赤壁鏖兵。未知若何。且聽下回分解。

闕澤密獻詐降書

闕澤。字德潤。會稽山陰人也。家本庄農。酷嗜儒業。但家甚貧。與人傭工。借書讀誦。但寫一

篇並無遺忘。少有膽氣。對答如流。舉孝廉。除錢塘長。孫權慕其名。召為參謀。因此黃蓋知其能言有膽。故托往之。澤欣然而應諾曰。大丈夫處世。從事於人。不能立功建業。甘與腐物同盡。真可愧也。既公覆捨命而報東吳。闕澤何惜螻蟻之微生哉。黃蓋滾下牀來。拜而謝之。澤曰。事不可緩。即當便行。蓋曰。書已脩下了。澤領了書。只就當夜。扮作漁翁。一人駕小舟。望北岸循水而行。是夜寒星滿天。三更。

時候早到水寨。巡江軍士擎住。澤曰。便報丞相。說東吳闕澤有機密大事。特來拜見。是夜曹操在旱寨內。軍士報入來。操曰。莫非是奸細麼。軍士曰。只是一漁翁。別無夾帶。操遂交引將入來。天色未明。操于帳上秉燭而坐。軍士引闕澤至。禮畢。操曰。吾聞汝乃東吳叅謀。來此何幹。澤曰。人言曹丞相求士。如大旱之望雲霓。今此一問。甚不相合。黃公覆你又錯尋思了也。重說一遍。操曰。吾與東吳旦夕交

兵汝私行到此。如何不問。澤曰。黃蓋在于東
吳。已歷三世。乃舊功臣。今被周郎。於衆將之
前。痛決一頓。氣無所出。特密告于我。我與公
覆情同骨肉。思無報讐之路。遂獻密書。歸投
丞相。擬將糧草軍器。以爲托獻。未知肯容納
否。操曰。黃公覆特使先生來降。投降書在何
處。闕澤取書呈上。操拆書就几上看書曰。
東吳糧草官。水軍先鋒使黃蓋。泣血百拜。
謹獻書于大丞相麾下。蓋受孫氏厚恩。曾

為將帥。見遇不薄。然顧天下。事有大勢。用江東六郡山越之人。以當中國百萬之衆。衆寡不敵。海內所共見也。東吳將吏。無有愚智。皆知其不可。惟周瑜魯肅偏懷淺戇。音意未解耳。加之行軍無次。自負其能。無罪受刑。有功不賞。蓋今應天順命。率衆歸降。瑜所督領。自易摧破。交鋒之際。蓋為前部。粮草軍儲。隨船獻納。因是投書。效命在近。乞無疑心。伏希聽納。建安十二年冬十

一月日。黃蓋泣血。百拜奉書。

曹操於几案上。翻覆將書看十餘次。忽然拍案。張目大叫曰。黃蓋用苦肉計。汝來下詐降書。就中取事。敢來戲侮于吾耶。便教左右推出。斬訖報來。左右將澤簇下。推轉待斬。關澤面不改色。仰天大笑。操教牽回。問曰。吾已識破奸計。斬汝。汝何故哂笑。關澤曰。吾不笑汝。吾笑黃公覆不識人耳。操曰。何不識人耳。澤曰。殺便殺。何必問耶。操曰。吾自幼熟讀兵書。

足知奸詐之道。汝只好瞞別人。如何瞞得我。過澤曰。且說書中。那件是奸處。操曰。我說破你脫空處。教你死亦瞑目。你既是真心獻書投降。何不明約在幾時。你今有何理說。闕澤大笑曰。汝不惶恐。還敢誇年幼熟讀兵書。若戰必被周瑜擒矣。無學之輩。可惜吾屈死汝手。操曰。何謂我無學。澤曰。汝既通書。不識機謀。不明道理。故知必敗耳。操曰。且放他。看他說我那幾般不是處。果理直氣壯。必有議論。

澤曰。某見汝無待賓之理。吾何必言。但有死而已。操曰。願聞高論。澤曰。豈不聞背主作竊。安可期乎。這話言。那背主作竊。如何約的日期。倘約了日期。急下不得手。這裡接應。必然泄漏。只是但得便就行矣。曹操是箇聰明人。一點便悟。下席復禮。適來見事不明。誤犯尊威。幸勿掛意。澤曰。吾與黃公覆。傾心投降。如嬰兒望于父母。豈有詐乎。操大喜曰。若二公能建忠義之功。他日受爵。必在諸人之上。澤

曰。某等非爲爵祿耳。但應天順人。操設酒以待之。少刻有人於操耳邊私語。操曰。將書來看。其人以密書呈上。操看畢。笑容頗喜。闕澤暗思。必是蔡中蔡和來報黃蓋受刑消息。操喜其事。乃是真實也。操良久曰。煩先生再回江東。與黃公覆約的當日期。先通消息過江。吾以兵接應。澤曰。某已離江東。不可還矣。望丞相別遣機密人去。操曰。若他人去。事必泄漏。闕澤再三推辭。只恐曹操心疑。良久乃曰。

若去。則不敢久停。便當行矣。操賜金珠。澤皆不受。別操再駕扁舟。飛奔江東而來。見黃蓋細說前事。蓋曰。非公能辯。則蓋徒受苦矣。澤曰。吾今去。甘興霸寨中。探蔡中蔡和去也。蓋曰。取便而行。澤至寨。寧問先生何來。澤曰。帳上見將軍被辱。吾甚不平。寧笑而不答。忽蔡中蔡和至。澤以目送甘寧。寧已會闕澤之意。寧曰。只顯他能。全不以我等為念。吾今無意相持。羞見江左人物也。四人坐定。甘寧但咬

牙恨齒。怒髮冲冠而不言。澤乃虛與甘寧耳。邊佹語。寧垂首不語。長嘆數聲。蔡中等見寧。澤皆有反意。以言挑之曰。將軍何故煩惱。先生有何不平。澤曰。吾等腹中之苦。汝豈知也。蔡中曰。莫非背吳投曹耶。闕澤失色。甘寧執拔劍而言曰。事已敗露。不可留。反人在寨。倘若傳說人知。吾事壞矣。蔡中蔡和慌曰。二公勿憂。乞退左右。吾有心腹之論。寧曰。可速言之。蔡和曰。吾等乃曹公使來詐降也。二公若

有順心。吾當引進。寧曰。若如此。天賜使也。澤將黃蓋事。說知。二蔡曰。吾已報知丞相矣。澤曰。吾於丞相處見書。特來見興霸矣。寧曰。大丈夫既遇明主。當竭力助之。四人共飲。同論心事。蔡中等遂即脩書。去報曹操。闕澤之計。合為鏖兵第一功也。後人有詩曰。

黃蓋淡知闕澤忠。故煩托獻離吳東。數行降款過江去。百萬貔貅掃地空。假使周郎成大事。不教曹操逞奸雄。鏖兵赤壁施謀。

卷之十一
二
畧合讓先生第一功

蔡中自發書報曹操。說甘寧反吳。與某同為內應。闕澤另馳書遣人報過江。說黃蓋動身。未知何日。但看船頭插青牙旗。即糧船也。却說曹操連得二書。心中疑惑。聚眾謀士商議。操曰。誰敢過江打聽。言未畢。一人應聲而出。曰。某願往。畢竟其人是誰。

龐統進獻連環計

曹操曰。江左甘寧。被周瑜恥辱。亦願內應。黃

蓋受責五十。却令闕澤納降。又有書到此。未
可深信。誰敢直入周瑜寨中走一遭。蔣幹進
曰。前者不能成功。心中自羞。今捨一命再往。
如不成事。甘當軍令。操遂即時令蔣幹上船。
幹駕小舟。迺到江南水寨邊。便使人轉報。周
瑜聽得蔣幹又到。頂祝天地。吾之成功。只在
此人身。遂令人分付。如此。如此。原來龐統
亦曾對周瑜說。若破曹操。須用火攻。瑜曰。吾
已定計了也。統曰。大江面上。一船著火。餘船

四散。如何燒得。除非用連環計。教他釘住一處。然後可用火攻。瑜曰。只是操奸猾。如何去得。正無理會。却纔聽得蔣幹又來。瑜曰。此大喜。乃坐于帳上。使人請幹。幹見不來接。心中疑慮。教把船于僻靜岸口纜繫。乃隨人入寨中。來見周瑜。瑜乃佯色曰。子翼何故欺吾太甚。蔣幹佯笑曰。吾想與汝乃舊日弟兄。特來吐心腹事。何故言相欺也。瑜曰。汝要說吾降。除非海枯石爛。前番吾想故交。與你痛飲一

醉留你共榻。你却盜吾私書。不辭而去。乃報曹操。殺了蔡瑁。張允。致使大事不成。皆是汝也。蔡中。蔡和。新近降吾。汝又来動說詞也。吾不看舊日之情。一刀兩段。本待送你過去。爭奈我一二日間。便要破曹操也。待留你在寨中。必然泄漏。瑜曰。左右在那裏。可送子翼往西山庵中歇息。待吾破了曹賊。那時送你渡江。未遲。蔣幹再欲開言。周瑜已入帳後。左右取馬與幹乘了。送至西山背後。于小庵歇息。

撥兩箇軍人答應。幹在庵內。心中憂悶。寢食不安。是夜寒星滿天。幹悶步出庵後。只聽得讀書之聲。信步聽之。于山岩畔。見草屋數椽。內射出燈光。幹往窺之。見一人掛劍燈前。誦孫吳兵書。幹思此乃異人也。遂叩戶請見。其人開門迎之。儀表非俗。幹問姓名。其人答曰。某姓龐。名統。字士元。幹曰。莫非鳳雛先生否。統曰。然也。幹曰。何僻靜獨守。統曰。周郎自恃才高。不納忠諫。滅賢損德。特守於此。公乃何

方人。幹曰。某乃蔣幹也。羣英會上相見。何故
忘了。統曰。一時失忘。遂邀入草室。共訴心腹
之事。幹曰。據公之才。何所不宜。如肯降曹。幹
當引進。統曰。但恐不用吾耳。幹曰。吾願以性
命保之。統曰。既有引見之心。便可一行。如遲
事必泄矣。幹遂與統尋路到江邊。却好尋見
船。連夜投江北。到操寨中。幹先來見曹操。備
言前事。操請入見。出帳而接。分賓主坐定。統
曰。今周瑜年幼。恃才罔衆。不用良謀。欺凌舊

賓皆有退意。操遂無疑。誠心相待。飲膳罷。操教備馬。邀統同觀旱寨。二人上馬。凭高望之。統曰。真將才也。操曰。先生勿得隱諱。願教之。統曰。偃山依林。前後顧盼。出入有門。進退曲折。雖古之孫吳再生。穰苴復出。而不過於此矣。今統曲為褒貶。非真心也。操大喜。於是又去同觀水寨。見向南分二十四座門。皆櫓艫戰艦。列為城廓。中藏小船。往來有巷。起伏有敘。統笑曰。某聞丞相用兵如神。今觀果實也。

指江南而言曰。周郎。周郎。尅期必亡。操曰。先生乃吾師也。望賜指示。勿吝見教。統曰。以此論之。龐統不及。怎敢妄言耶。操大喜。回寨。置酒相飲。共談孫吳兵法。諸家陣圖。三畧六韜之書。操見統對答如流。遂殷勤相待。統乃佯醉而言曰。敢問軍中。有良醫否。操問何用。統曰。適見水軍多疾。須得妙手治之。此時操軍不服水土。多生嘔吐之疾。死者無數。操正慮此。忽聞統言。如何不問。統曰。兵法陣法皆是。

但可惜不全矣。操再三請問。統曰：「某有一策，使大小水軍皆無疾病，人安穩而獲全功。」操又問之。統曰：「蓋因大江之中，潮昇潮落，風浪不息。中原之人，不慣乘舟，致使生患。若以大船小船各皆配搭，或三十為一排，或五十為一排，首尾用鐵環連瑣，上鋪濶板，休言人可渡，馬亦可走矣。若乘此舟，任隨風浪，潮水上下，有何患哉？」操下席而謝曰：「非先生良謀，安能破吳耶？」統曰：「愚之淺見，丞相自裁之。」操即

時傳令喚中軍鐵匠。連夜打造連環鎖扣。鎖住船隻。諸軍聞之。俱各喜悅。後有詩曰。

赤壁鏖兵用火攻。運謀決策盡合同。關生納款欺曹操。黃蓋停舟待祝融。千里舳艫沉水底。一江烟浪起波中。若非龐統連環計。公瑾安能立大功。

龐統曰。某觀江左俊傑。多有怨周瑜者。吾憑三寸舌。與丞相說之。先破周瑜。則劉備無所用矣。操曰。先生果然能成大功。願請奏封為。

三公之列。統曰。某非爲富貴。但欲救萬民矣。望丞相渡江。慎勿殺害。操曰。吾替天行道。安敢殺戮人民耶。統拜求榜文。以安宗族。操曰。先生家屬見居何處。統曰。只在江邊。若得此榜。可保全族矣。操命寫榜。僉押付統。統拜謝辭別。曰。可速進兵。休待周郎知覺。操然之。統別訖。至江邊。正欲下船。岸側一人。道袍竹冠。一把扯住。統曰。你好大膽。黃蓋用苦肉計。闕澤下詐降書。你又來獻連環計。只恐燒不盡。

絕。你們托出這等毒手來。只好瞞曹操也。須
瞞我不得。說得厖統魂飛魄散。畢竟是誰

曹孟德橫槊賦詩

厖統急問曰。汝何人也。荅曰。吾乃徐庶也。統
聞是故人。心下稍定。回顧左右無人。乃曰。汝
出此言。可惜江南八十一州百姓。皆是你送
了也。庶曰。此間八十三萬人馬。性命如何。統
曰。吾若懼死。不來江北。庶曰。吾感劉皇叔之
恩。未嘗忘報。曹操送了吾老母。吾已誓終身

不設一謀。今爲此事。吾安肯破你良策。只是
吾亦隨軍在此。南軍一到。玉石不分。豈能免
難乎。我願思得一條走路爲妙。望先生指示。
若果可以脫我身。我即緘口遠避矣。龐統笑
曰。元直如此高見遠識。眼底纖粟之計。有何
難哉。庶曰。願先生教之。統向徐庶耳邊畧說
數句。庶大笑而拜曰。吾命全矣。吾昔日所許
劉皇叔有伏龍鳳雛才高天下。以此論之。吾
言不虛也。二人大笑而別。龐統別却徐庶。下

船回報周瑜。却說徐庶。當晚密使近人。去各寨中。暗布謠言。次日。寨中三三五五。交頭接耳而說。少刻。人來報知曹操。說西涼州韓遂。馬超謀反。殺奔許都來。操大驚。急聚衆謀士商議。操曰。吾自引兵南征。心中所憂者。韓遂馬超耳。軍中謠言。未別虛實。不可不防。誰可代吾一往。言未畢。徐庶進曰。某自蒙丞相收錄。恨無寸功報效。請得三千人馬。星夜往散關。把住隘口。如有緊急。再行告報。操大喜曰。

若得元直公去。吾不憂矣。三關之上。亦有軍兵。公統領之。目下撥三千馬步軍。命臧霸為先鋒。星夜前去。不可稽遲。徐庶辭了曹操。與臧霸便行。此便是龐統救徐庶。後有詩曰。

曹操征南日日憂。馬超韓遂起戈矛。鳳雛一語教徐庶。正似遊魚脫釣鉤。

曹操得徐庶去了。心中稍安。操遂上馬。先看沿江旱寨。次看水寨。乘大船一隻於中央。上建帥字旗號。兩傍皆列水軍。船上伏弓弩千

張曹操居於上。時建安十三年冬十一月十五日。天氣清明。平風靜浪。操令置酒設樂。吾今夕欲會諸將。天色向晚。東山月上。皎皎如同白日。長江一帶。如橫素練。操坐大船之上。左右侍衛者。皆錦衣繡襖。荷戈執戟。何止數百人。命文武等官。各依階位而坐。操指南屏山如畫。東視柴桑之境。西觀夏口之江。南望樊山。北觀烏林。四顧空濶。心中暗喜。曰。吾自起義兵以來。與國家去凶除害。誓願掃清四

海。削平天下。但所未得者。江南也。吾得江南。富饒之地。可以富國強兵。今手下有百萬雄師。更有諸公用命効力。何功業愁不成耶。收復江南之後。別無事矣。與諸公共享富貴。以樂太平。吾不忘今日之語。諸公幸留意焉。文武皆起而稱謝曰。願得早和凱歌。終身皆賴主公之事。操大喜。命左右行酒。飲至半夜。操酒酣。遙指南岸曰。周瑜。魯肅。不識天時。幸有歸順之人。為彼腹心之患。此天助吾也。荀攸

曰。丞相勿言。恐有漏洩。操歡笑曰。吾觀座上諸公。近侍左右。皆孤心腹之人也。言之何碍。又指夏口曰。劉備。諸葛亮。汝不料螻蟻之力。搖撼吾泰山之重也。顧與諸將曰。吾今年五十四歲矣。如得江南。誠有所喜。昔日橋大老與吾至契。托二女欲令侍吾。吾視之。皆有國色。不料被孫策周瑜之所娶。吾新搆銅雀臺於漳水之上。今得江南。定娶二橋。置之臺上。以足吾願也。

先是孔明借意說周瑜言訖大

笑。故後來杜牧之有詩曰

折戟沉沙鐵未消。自將磨洗認前朝。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橋。

於是曹操大哭不止。忽聞羣鴉之聲。望南飛鳴而去。操問曰。此鴉緣何夜鳴。左右荅曰。鴉見月明。將謂曉矣。故離樹而鳴也。操又笑不止。此時酒酣。教取檣立於船頭之上。取酒奠於江中。滿飲三爵。橫檣與諸將曰。吾持此檣破黃巾。擒呂布。滅袁術。收袁紹。深入塞北。直

抵遼東。縱橫天下。真乃大丈夫之志也。況對
此景。甚有慷慨。吾當作歌。汝等和之。

即古詩也故以

聲歌歌曰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惟有杜康。
青青子襟。悠悠我心。嘒嘒鹿鳴。食野之萍。
我有嘉賓。鼓瑟吹笙。皎明如月。何時可輟。
憂從中來。不可斷絕。越陌度阡。枉用相存。
契闊談讌。心念舊恩。月明星稀。烏鵲南飛。

遶樹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厭高。水不厭深。
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歌罷衆和之。忽見坐間一人。進曰。大軍相當
之際。將士用命之時。丞相何故出此不吉之
言。操視之。乃揚州刺史沛國相人也。姓劉名
馥。字元穎。本人起自合肥。創立州治。聚逃散
之民。立學校。廣屯田。興治教。深溝高壘。結甲
利兵。積盈倉之粟。作草苫數千枚。貯魚膏數
百斛。為守戰之具。久事曹公。多立功蹟。馥曰。

丞相何故出此不利之言乎。操曰。何為不利。馥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遶樹三匝。無枝可依。此大不利之言也。操大怒曰。汝安敢敗吾興也。手起一槊。刺死劉馥。遂罷宴。次日酒醒。悔恨不已。馥子劉熙。告請父屍歸葬田里。操泣曰。吾醉昨夜誤傷汝父。悔之無及。可以三公厚禮葬之。命請送靈柩。即日而回。水軍都督毛玠。請操看水軍。擺布如何。下回便見。

曹操三江調水軍

毛玠于禁詣帳下請曰。大小船隻俱已搭配
停當。旌旗戰具一一俱備。請丞相調遣。尅日
進兵。操至水軍中央大戰船上坐定。喚集諸
將。各各聽令。並宜遵守隊伍。聽候進發。水軍
中軍黃旗毛玠。于禁。水軍前軍紅旗張郃。水
軍後軍皂旗呂虔。水軍左軍青旗文聘。水軍
右軍白旗呂通。馬步前軍紅旗徐晃。馬步後
軍皂旗李典。馬步左軍青旗樂進。馬步右軍
白旗夏侯淵。水陸路都督應使夏侯惇。曹洪。

護衛往來監戰使二員。許褚。張遼。其餘驍將。各依隊伍。曹操令水軍寨中發擂三通。令各隊伍戰船分門而出。於三江水面乘駕。是日西北風驟起。各船皆棹而出。搖動出門。拽起風帆。衝浪激波。穩如平地。北軍在舡上踴躍施勇。輪鎗使刀。曹操觀之。心中大喜。以為必勝之道。前後左右軍皆試船。旗旛不襍。又有小船五十餘隻。往來巡警催督。操立于將臺之上。觀看調練已畢。教收住帆幔。各依次序。

回寨。寨有二十四門。各用戰艦。朦朧。週圍護
遶。操賞軍勞將。與諸謀士曰。若非天命助我。
安得鳳雛之妙計耶。果然渡江如履平地之
穩。吾到南岸。人馬可一擁而上。程昱進曰。船
皆連鎖。固是平穩。且隄防火攻。難以迴避。操
大笑曰。程仲德。雖然有遠慮之謀。可惜不知
用兵之法。荀攸曰。仲德之言甚是。未知丞相
之見。請問如何。是不知用兵之法。操曰。夫為
大將者。先明天時。次察地理。然後以法用兵。

多筭勝。少筭不勝。何況無筭乎。方今隆冬之際。但有西風北風。何嘗有東風與南風耶。吾居於西北之上。彼兵皆在南岸。若用火攻。必乘風力以發之。彼如用火。是燒自己之兵也。吾何慮哉。若是十月小春之時。何敢不隄備耶。諸將皆頓首拜伏曰。丞相智畧。包羅天地。豈等閑之所及哉。操顧諸將曰。青徐燕代之衆。不慣乘舟。今非此計。安能涉大江之險哉。班部中二將挺身而出曰。小將雖幽燕之人。

頗能乘舟。今願借巡船二十隻。直至江口。先奪旗鼓。船隻而還。以顯壯軍。亦能乘舟楫也。操視之。乃袁紹手下舊將焦觸。張南也。操曰。汝等皆生長北方。恐乘舟不得其便。江南之兵。生於長江。往來水上。習練精熟。汝勿輕以性命為兒戲耳。焦觸張南大呌曰。如其不勝。即當軍法。操曰。戰船盡以連鎖。惟有小舟。每隻舟上可容二十人。恐其未便。觸曰。若用大船。何足為奇。可望付小舟二十餘隻。某與張

南各引一半。只今日直抵江南水寨。須要奪旗斬將而還。操曰。吾與汝二十隻船。撥精銳軍五百人。皆長鎗硬弩。到來日天明。將大寨船列於江南。遠為之勢。又差文聘。亦領三十隻巡船。接應汝回。焦觸張南欣喜而退。次日四更造飯。五更結束已定。早聽得水寨中擂鼓鳴金。皆出寨門。分列水面上。長江一帶。青紅旗號交雜。焦觸張南早引哨船二十隻。穿寨而出。遙望江南進發。却說南岸。隔夜聽得

鼓聲喧震。已報入中軍。遙望曹操調練水軍。周瑜往山頂觀之。操已收盡。次日忽聞鼓震。使人急上高望之。早見小船衝波而來。飛報中軍。周瑜聽得。問帳下誰敢先出。韓當周泰二人齊出曰。某當權為先鋒破敵。瑜喜。教傳令各寨嚴加守禦。不可輕動。韓當周泰各引哨船五隻。分左右而出。却說焦觸張南憑一勇性。飛棹小船而來。韓當獨披掩心。手執長鎗。立于船頭。焦觸船先到。急救軍士。亂射之。

正與韓當船頭相抵。當用牌遮隔。焦觸撚長鎗與韓當交鋒。當手起一鎗。刺死焦觸。其船急回。隔斜裏周泰船出。張南挺鎗於船頭上交鋒。兩邊弓矢亂射。周泰一臂挽牌。一手提刀。兩船相離七八尺。泰即飛身一躍。直躍過張南船上。手起刀落。砍張南於水中。亂殺駕舟軍士。韓當船齊到。十隻船盡皆趲敗走船。於半江之中與文聘船相迎。兩邊擺定船隻廝殺。却說周瑜立於山頂。與謀士遙望江北。

水面。艨艟戰艦。排合江上。旗幟。號帶。皆有次序。回看文聘與韓當周泰。截江相持。盡力而戰。文聘抵敵不住。撥船而走。韓周急催船趕。周瑜恐深入重地。便將白旗招颭。令衆鳴金。周韓遂揮棹而回。文聘回報。焦觸張南已被南將所殺。操慍快不已。收軍回寨。周瑜於山頂看。隔江戰船。盡入水寨。瑜觀之。頗與謀士曰。江北船隻。如蘆葦之密。兼操有智謀之將。何計以破之。衆未及對。忽望見操寨中。一風

吹折中軍黃旗。倒入江中。瑜大笑曰。未及破曹。先占警報耳。操軍見中央旗折。各有驚忽之意。操心雖不悅。下令云。惑衆者斬。由是軍心方定。周瑜正觀之際。忽狂風大作。下觀江水。奔濤拍岸。一陣風過。刮旗角於周瑜臉上。瑜猛然想起一事上心。大叫一聲。往後便倒。口吐鮮血。諸將大驚。急急救時。不省人事。扶侍下山。歸到帳中。未知性命如何。

七星壇諸葛祭風

周瑜立于山頂。觀望良久。忽然望後而倒。口吐鮮血。不省人事。左右親近人救回帳中。諸將皆來動問。不知其意。盡皆愕然相顧而言曰。江北岸百萬之衆。虎踞鯨吞。不爭都督如此。倘若曹兵一至。如之奈何。慌差人申報吳侯知會。却說魯肅心中疑惑不定。來見孔明。言周瑜卒病之事。孔明問曰。公以爲何如。肅曰。此乃曹操之福。江東之禍也。孔明笑曰。公瑾之病。亮極能醫。手到安全也。肅曰。誠如此。

則國家萬幸。即請孔明同去探。肅先入見周
瑜。瑜以被蒙頭而卧。肅曰。都督病勢若何。周
瑜曰。心腹攪痛。時復昏迷。肅曰。曾服何藥餌。
瑜曰。心中嘔逆。藥不能下。肅曰。適來請到孔
明。言說都督深患。孔明言手到便除。見在帳
前。煩來醫治。瑜命請入。乃扶起坐於床榻之
上。孔明曰。連日不面君顏。何期貴體欠安。瑜
曰。人有旦夕禍福。豈能自保耶。孔明曰。天有
不測風雲。人豈能料乎。瑜聞失色。乃作呻吟

之聲。孔明曰。都督心中似覺煩積乎。瑜曰。然。孔明曰。必須用涼藥以解之。瑜曰。已服涼藥。全然無効。孔明曰。須先理其氣。氣若順。一呼一吸之間。自然全可。瑜料孔明必知其意。乃以言挑之曰。欲得順氣。當服何藥。孔明笑曰。亮有一方。便教都督氣順。瑜乃正容問之曰。願先生教之。孔明索紙筆。屏退左右。密書十六字云。欲破曹公。宜用火攻。萬事俱備。只欠東風。孔明寫畢。授與周瑜。孔明曰。此病源之

妙用也。瑜見了大驚暗思孔明真神人也。早
已知吾心間之事。只得盡情告之。瑜笑曰。先
生已知病源。將何治之。事在危急。望賜教示。
孔明曰。亮雖不才。曾遇異人。傳授八門遁甲
天書。上可以呼風喚雨。役鬼驅神。中可以布
陣排兵。安民定國。下可以趨吉避凶。全身遠
害。都督若要東南風時。可於南屏山築一臺。
名曰七星壇。高九尺。作三層。用一百二十人。
手執旗幡圍繞。亮於上作用。借三日三夜東

南大風。助都督用兵如何。瑜大喜曰。休道三日三夜。只得一夜大風。大事可成矣。只是事在目前。不可遲緩。孔明曰。十一月二十日甲子祭風。至二十二日丙寅乃風息。如何。瑜大喜曰。便差五百精壯軍士築壇。撥一百二十人執旗守壇。聽候使令。如此。則周瑜便起調兵。孔明即領諾。與魯肅上馬。來南屏山相度地勢。令軍士取東南方赤土築壇。方圓二十四丈。每一層高三尺。共計九尺。下一層挿二

十八宿旗。東方七面青旗。按角亢氐房心尾箕。布蒼龍之形。北方七面皂旗。按斗牛女虛危室壁。作玄武之勢。西方七面白旗。按奎婁胃昂畢觜參。踞白虎之威。南方七面紅旗。按井鬼柳星張翼軫。成朱雀之狀。第二層。週圍黃旗六十四面。按六十四卦分位而立。上一層。用四人。各人戴束髮冠。皂羅袍。鳳衣博帶。朱履方裙。前左立一人。手執長竿。竿尖上用雞羽為葆。以招風信。前右一人。亦執長竿。竿

上繫七星蹕帶。以表風色。後左一人。捧寶劒。後右一人。捧香鑪。壇下二十四人。各執旌旗。寶蓋。大戟。長戈。黃鉞。白旄。朱幡。阜纛。環遶四面。壇臺已成。旗幡已布。專等孔明登壇作法。十一月二十日。是甲子吉辰。孔明沐浴清齋。身披道衣。散髮跣足。來到壇前。囑魯肅曰。子敬。自往軍中。相助公瑾調兵。不可有誤。亮倘祝無風。不可有恠。但看東南風起。任便行事。魯肅去了。孔明囑付守壇將士。不許擅離方

位。不許交頭接耳。不許失口。不許失驚。打怪。如違吾令者。斬之。衆皆領命。孔明緩步登壇。觀瞻方位已定。焚香於鑪。注水於盂。仰天暗祝。下壇入帳中少息。令軍士更替喫飯。孔明上壇三次。下壇三次。並不見風。却說周瑜請程普魯肅一般軍官。在帳中伺候。只等東南風起。便調兵出。一面關報吳侯孫權接應。此時黃蓋已自準備下火船二十隻。船頭密布大釘。船內裝載蘆葦乾柴。灌以魚油。上

鋪硫黃。硫磺引燥之物。各用青布油單遮蓋。船頭上插青龍牙旗。船尾各繫走舸。乃小脚舸也選二百精銳水手。在帳下聽候。只等周瑜帳中號令下來。此時甘寧。關澤。窩盤。蔡和。蔡中。在水寨中。每日飲酒。不放一卒登岸。週圍盡是東吳軍馬。把得水洩不通。只等帳上號令下來。一箇箇磨拳擦掌。準備廝殺。周瑜正在帳中坐。探子來報。吳侯船隻離寨八十五里停泊。只等都督好音。瑜即差魯肅。遍告各部。

下官兵將士俱各收拾船隻軍器帆槳等物。號令一出。時刻休違。倘有悞失。即按軍法。各部回報。一切俱辦。只等指揮。是日看看近夜。天色清明。微風不動。瑜對魯肅說孔明之言。謬也。隆冬之時。怎得東南風乎。肅曰。吾料孔明必不敢謬。漸漸近三更時分。忽聽得風聲響。旗旛動轉。瑜出帳觀旗脚。竟飄西北。瑜駭然曰。此人有奪天地造化之功。有鬼神不測之術。若欲留之。乃東吳之禍根。周瑜之大患。

也。必殺之。免生他日之憂。急喚帳前守護中軍左右校尉丁奉。徐盛。二將稍帶二百人。一百駕船隨徐盛從江內來。一百人跟丁奉從旱路去。如到南屏山七星壇前。休問長短。拏住諸葛亮。碎屍萬段。將那顆頭來請功。二將欣然領命去了。徐盛下船。一百刀斧手蕩開棹槳。丁奉上馬。一百弓箭手各跨征駒。往南屏山離大寨只十餘里。兩路來殺孔明。於路正迎着東南風起。有詩曰

七星壇上正嚴凝。劒擊東風頃刻興。萬里
雲烟皆動蕩。三江波浪盡掀騰。還鄉解使
高皇詠。得道須教列子登。當日孔明施妙
用。致令公瑾顯才能。

又詩曰

東風一夜起江干。百萬曹兵盡膽寒。諸葛
身亡千載後。再無人上七星壇。

又詩曰

奸雄曹操起戈矛。志欲平將天下收。一夜

東風凜上起。曹兵百萬等時休。

當日徐盛丁奉飛奔壇前。丁奉馬軍先到。見壇上執旗將士。當風而立。丁奉下馬。提劍上壇。不見孔明。慌問守壇將士。將士荅曰。軍師却纔下壇去了。丁奉來尋徐盛。盛船已到。二人來趕孔明。忽見江邊小卒曰。昨夜一隻快船。停在前面灘口。傍晚却見先生披髮下船。那舡望上水去了。丁奉徐盛水陸兩路追襲。徐盛教拽起蒲帆。搶風而使。遙望前船不遠。

徐盛立於船頭。高聲大叫。軍師休去。都督有請。只見孔明立於船尾。大笑而言曰。上覆都督。好好用兵。諸葛亮暫回夏口。異日再容相見。徐盛曰。暫請少住。有緊話說。孔明曰。吾已料定。都督不能用吾。必來相害。預先教趙子龍等候多時。將軍休來追趕。徐盛見前船無蓬。只顧趕去。看看至近。趙雲拈弓搭箭。立於船尾。大叫曰。吾乃常山趙子龍也。奉將軍令。特來接軍師。本待一箭射殺你來。顯的兩家。

失了和氣。教你知我手段。言訖。箭到處。射斷
拽蓬索。那蓬墜落下水。其船便橫。趙雲却教
拽起蒲帆。乘順風而去。其船如飛。追之不及。
岸上丁奉慌喚徐盛船近岸。言曰。諸葛亮神
機妙算。人不可及。更無趙雲有萬夫不當之
勇。汝知他當陽長阪時否。吾等只消回話便
了。因此二人回見周瑜。說孔明預先約趙雲
在岸口迎接去了。周瑜大驚曰。此人如此。使
吾曉夜不安矣。為今之計。不若且與曹操連

和先擒劉備諸葛亮以絕後患也。試看周瑜道出此言。事將反覆。必竟如何。

周公瑾赤壁鏖兵

却說周公瑾當聞徐丁二將言孔明神機妙算如此。瑜遂有和曹害劉之心。魯肅聞而諫曰。都督豈可以小失而廢大事。曹操甚於劉備十倍。若不破曹。喪無日矣。曹操破之後。攻劉未遲。周瑜從肅之言。喚集諸將聽令。先教甘寧帶了蔡中并降卒。沿南岸而進。只打北軍。

旗號。直取烏林地面。正當曹操屯糧之所。深入軍中。舉火為號。只留下蔡和一人。在帳下。我有用處。甘寧領計去了。第二喚太史慈。分付。你可領三千兵。直奔黃州地界。斷曹操合淝接應之兵。就逼曹兵。放火為號。盡看紅旗。便是。吳侯接應兵到。這兩隊兵最遠。先發。第三喚呂蒙。領三千兵。往烏林接應甘寧。焚燒曹操寨柵。第四喚凌統。引三千軍。直截夷陵界首。只看烏林火起。以兵應之。第五喚董襲。

引三千軍。直取漢陽。從漢川殺潰曹操寨中。
看白旗接應。第六喚潘璋。引三千軍。盡打白
旗。隨從取漢陽。接應董襲。六隊船隻。各自分
路去了。却令黃蓋。使小卒馳書報操云。言定
今夜二更。但看船頭上插青龍牙旗。即黃某
之糧船也。云黃蓋一面發書。一面安排火
船停當。周瑜背後撥四隻戰船。以為策應。第
一隊領兵軍官韓當。第二隊領兵軍官周泰。
第三隊領兵軍官蔣欽。第四隊領兵官陳武。

四隊各引戰船三百隻。前面各擺列火船二十隻。壓陣。周瑜。程普。在大艖艙上調兵。左有徐盛。右有丁奉。只留魯肅共闕澤。庾統。及衆謀士守寨。伺候上功。却說吳侯孫權。差使者持兵符至。說已差陸遜為先鋒。直抵蘄黃地面進兵。吳侯自為後應。周瑜調兵。整整有法。程普欽服不已。瑜又差人。西山放火砲。南屏山舉號旗。一齊準備已定。只等黃昏。話分兩頭。却說劉玄德在於夏口。專候孔明回。忽見

一宗船到。乃是公子劉琦。自來探消息。玄德請敵樓上坐。說東南風起多時。子龍去接孔明。至今不見到。吾心甚憂。小校拍樊口港中。一帆風送扁舟來到。必軍師也。玄德劉琦下樓迎接。須臾到岸。孔明子龍登岸。玄德笑容鞠躬。問候畢。孔明日。但無閑暇。告訴週折。前者所約軍馬戰船。皆已辦否。玄德曰。收拾久矣。只候軍師調用。孔明與趙雲曰。子龍可帶三千軍馬渡江。迳取烏林小路。揀樹林蘆葦。

密處埋伏。今夜四更已後。曹操必然從那條路奔走。等他軍馬過。就半中間放起火來。雖然不殺他盡絕。也殺一半。趙雲曰。烏林有兩條路。一條通南郡。一條取荊州。不知向那條路來。孔明曰。南郡勢迫。曹操不敢往。必來荊州。然後大軍投許昌而去。子龍領計去了。又喚張飛曰。益德你可引三千兵渡江。截斷夷陵這條路。去葫蘆谷口埋伏。曹操不敢走南夷陵。必望北夷陵去。來日雨過。必然來埋鍋。

造飯。只看煙起。便就山邊放起火。雖然不提
得曹操。益德這場功。料也不善。張飛領計去
了。又喚糜竺。糜芳。劉封。三人各駕船隻。遶江
勦擄敗軍。奪取器械。三人領計去了。孔明起
身與公子劉琦曰。武昌一望之地。尤為緊要。
公子便回。率領所部之兵。陳於岸口。操一敗。
必有逃來者。就而擒之。却不可輕離城郭也。
劉琦便辭玄德孔明去了。孔明與玄德曰。主
公可於樊口屯兵。凭高而望。坐看今夜周郎

成大功也。時有雲長在側。孔明全然不採他。雲長思之半晌。忍耐不住。乃高聲曰。關某自隨兄長征戰。許多年來。未嘗相離。今日逢大敵。不肯委用。此是何意。孔明笑曰。雲長勿恠。某本欲煩足下把一箇最緊要的隘口。爭奈有幾處違碍。不敢教去。雲長曰。有何違碍。願請見諭。孔明曰。昔日曹操待足下甚厚。誓以報之。今日操兵敗。必走華容道。若令足下去時。必然放他過去。因此不敢教去。雲長曰。軍師

好心多。當初曹操委是重待某。某已殺顏良。誅文醜。解白馬之圍。已報訖。今日撞見。豈容放免。孔明曰。倘若放過了。然後如何。雲長曰。願依軍法。孔明曰。既如此。立下文書。雲長與了軍令狀。雲長曰。若曹操不從那條路上來。如何。孔明曰。我與你軍令狀。玄德大喜。孔明曰。雲長可于華容小路高山之處。堆積柴草。放起一把火烟。引曹操來。雲長曰。曹操望見烟。知有埋伏。如何肯來。孔明笑曰。此正是兵

書云。實實虛虛之論。雖是操善知兵。此却可
以瞞過他也。他見烟起。將為虛張聲勢。只道
說他。定然投這條路來。將軍休得容情。雲長
領了將令。引關平。周倉。并五百校刀手。投華
容道埋伏去了。玄德曰。吾弟雲長。義氣深重。
若曹操果然投華容道去時。只恐端的放了。
孔明曰。亮夜觀乾象。曹操未合身亡。留這恩
念。故意等雲長做箇人情。亦是美事。玄德曰。
先生神筭。世罕及也。孔明曰。來日大雨之後。

曹操必走華容道。吾今與主公往樊口試看。周瑜用計。留孫乾。簡雍守城。即便而行。却說曹操在大寨中。與衆將商議。只等黃蓋消息。當日東南風起甚緊。程昱入告曹操曰。今日東南風起。甚是不祥。望丞相察之。操笑曰。冬至一陽生。來復之時。安得無東南風。何足為恠。軍士忽報江東一隻小舡來到。說有黃蓋密書。操教急喚入。其人呈上書。書中訴說為周瑜關防得緊。因此無計脫身。今撥得鄱陽

湖新運到糧。盡已裝載了當。見今周瑜差蓋巡哨。已有方便。蓋好多自殺江東名將。獻首納降。料是只在今晚二更。船上插青龍牙旗。即糧船也。操大喜。遂與衆將來水寨中大船上。觀望黃蓋船到。却說江東。天色向晚。周瑜喚出蔡和。令軍士縛倒。和叫無罪。瑜曰。汝是何等。人。敢來詐降。吾今缺少福物祭旗。願借汝首級。和抵賴不過。大叫曰。汝家鬪澤甘寧。亦曾預謀。瑜曰。皆吾之所使也。蔡和悔之無

及瑜令牽至江邊。皂纛旗下。奠酒燒紙。一刀
斬了蔡和。用血祭旗畢。便令開船。黃蓋在第三
隻火船上。獨披掩心。手提利刃。旗上大書
先鋒黃蓋。蓋乘一天順風。望赤壁進發。是時
東風大作。波浪洶湧。曹操在中軍。遙望隔江
看看月上。照耀江水。如萬萬道金蛇。番波戲
水。操迎風大笑。自言得志。忽一軍指說江南
上隱隱一簇帆幔。使風而來。操凭高望之。報
稱皆插青龍牙旗。內有大旗。上書先鋒黃蓋。

名字。操笑曰：「公覆來降。此天助吾也。」來船漸近。程昱看之良久。覆曹操曰：「來船必詐。且休教近寨。」操曰：「何以知之？」程昱曰：「糧在船中。重而行穩。今觀來船輕而且浮。更兼今夜東風甚緊。倘有詐謀。何以當之？」操曰：「然。誰去止之？」文聘曰：「某水上頗熟。願當一往。」言畢。跳下小船。用手一指。十數處巡船。隨文聘舡出。聘立於船頭大叫：「丞相鈞旨。南船且休近寨。」就江心拋住。衆軍齊叫快下了蓬。言未絕。弓弦響。

文聘被箭射穿左背。倒在船中。船上鼎沸。各自奔回。船到操寨。隔二里水面。黃蓋用刀一招。前船一齊發火。火趁風威。風趁火勢。船如箭發。烟火漲天。二十隻火船撞入水寨。所撞之處。盡皆釘住。隔江砲響。四下火船齊到。但見三江面上。火逐風飛。一派通紅。映天徹地。曹操回觀岸上營寨。幾處烟火。黃蓋跳在小舡上。背後人駕舟。冒烟突火。來投曹操。操見勢急。欲待跳岸口。張遼駕一小脚舡。扶操下

得船時。那隻大船已自着了。張遼與十數人。保護曹操在小船中。飛奔岸口。黃蓋望見穿絳紅袍者下船。料是曹操。黃蓋腳踏船頭。手提利刀。高聲大叫。曹賊休走。黃蓋在此。操叫苦連聲。黃蓋船將次赶上。張遼拈弓搭箭。覷着黃蓋較近。一箭射去。黃蓋在火光中。那里聽的弓弦響。正中肩窩。翻身落水。必竟黃蓋性命如何。

曹操敗走華容道

却說當日滿江火滾。喊聲震地。左邊是韓當。蔣欽。兩軍從赤壁西邊殺來。右邊是周泰。陳武。兩軍從赤壁東邊殺來。正中間是周瑜。程普。徐盛。丁奉。大隊船隻都到。火須兵應。兵仗火威。此時正是三江水戰。赤壁鏖兵。着鎗中箭。火焚水溺。軍馬死者不計其數。有賊曰。漢朝欲滅曹操獨雄。領大兵初臨塞北。列戰艦以圖江東。力似我我之泰山。勢如浩浩之穹窿。劍佩交加。盡叅隨於玉帳。兜鍪

錯襍。皆顯耀於艤艫時也。天氣嚴寒。江聲
吼凍。夜月上而星斗昏。東風起兮天地動。
展黃蓋之神威。助周郎之妙用。流光閃爍。
湧一派滄浪之波。烈燄飛騰。掃百萬貔貅
之衆。俄尔。巽二施威。孟婆震怒。祝融發雷
霆之聲。熒惑蕩乾坤之步。波底魚龍。雲間
烏兔。愁海竭而江枯。總覓驚而魄懼。帆檣
森聳。皆為風內之灰。士卒猙獰。已絕陽關
之路。忽見。將衝紅焰。軍突黑烟。周泰撻衛

鋼之棚。韓當挽雕弓之弦。蔣欽捐軀而挫
銳。陳武捨命而爭先。公瑾周郎談笑獨揮
其麈尾。德謀程普。往來盡仗乎龍泉。乃有
徐盛輔合于丁奉。呂蒙協助于甘寧。凌統
提兵。殺散山前之陣。潘璋縱火。焚燒岸上
之營。太史慈斷斬黃之要道。董元伐劫江
漢之途程。吳侯駕船為後應。陸遜驅騎而
前征。恍若密布天羅。深埋地網。乘馬者莫
可加鞭。駕船者安能蕩槳。風送火勢。燄飛

千丈之光。火趁風威。聲撼半天之響。焦頭爛額。以浮沉。粉骨碎身。而偃仰。嗟吁。戲徧野橫屍。滿江翻血。聞鬼哭而神號。似天崩而地裂。孔明回還夏口。方風正狂。孟德敗走華容。方火未滅。數既難逃。天已剖決。鼎分三國之山河。名播一時之豪傑。

宋賢有詩曰

浩浩長江風浪生。當年赤壁夜交兵。負忠若不因黃蓋。妙計何曾識孔明。戰艦艨艟。

來烈焰。征騶鉄甲陷連營。二橋穩坐東吳地。留得周郎萬古名。

又詩曰

魏吳爭閑決雌雄。赤壁樓船一掃空。烈火初張照雲海。周郎曾此破曹公。

又詩曰

謾誇黃蓋施猛火。須仗諸葛夏口風。况是周郎謀太毒。盈江戰艦一時空。

胡曾先生詠史詩曰

烈燄西焚魏帝旗。周郎開國虎爭時。交兵不用揮長劍。已挫英雄百萬師。

當夜張遼一箭射黃蓋下水。因此救得曹操登岸。尋着馬匹走時。軍已大亂。先說韓當。冒烟突火。來攻水寨。忽聽得士卒報到。後梢舵上一人高叫將軍表字。韓當聽之。但聞高叫義公救我。當曰。此必黃公覆也。乃急救起。果是黃蓋。咬出箭桿。箭頭陷在肉內。當叫急脫去濕衣。用刀剜出箭頭。扯旗束之。脫自己戰。

袍與黃蓋穿。先令別船送蓋回寨療理。只為黃蓋深知水性。大寒之時。和甲墮江。也逃得性命。不說江中鏖兵。却說甘寧。令蔡中引入曹寨深處。寧將蔡中一刀砍於馬下。就草上放起火來。呂蒙遙望中軍火起。也放十數處火。接應甘寧。潘璋。董襲。分頭放火。呐喊。四下鼓聲大震。曹操共張遼。引百餘騎。在火林內走。徧看前面。無一處不着。正走之間。毛玠救得文聘性命。引十數騎到。操令一處尋路行。

張遼指道。只有烏林地。面空闊。可走。操遂趨
烏林地。面。正走之間。背後一軍趕到。大叫曹
賊休走。火光中現出呂蒙旗號。操催軍馬向
前。留張遼斷後。敵呂蒙前面火把從山谷擁
出。一軍擺開。大叫凌統在此。前後掩殺。曹操
肝膽皆裂。忽剎斜一彪軍到。大叫丞相休慌。
徐晃在此。引軍混戰。衝條走路。背後又有一
枝曹軍趕來。因此呂蒙凌統戀住廝殺。被張
遼徐晃保曹操去了。操望南走。見一隊馬軍。

屯在山坡前。徐晃出問。乃是袁紹手下舊日
降將馬延。張顗有三千餘壯地軍馬。列寨在
彼。當夜見滿天火起。未敢轉動。因此接着曹
操。操就教二將引一千軍馬開路。其餘留着
護身。操得這枝生力馬軍。心中稍安。却說馬
延。張顗二將飛急前去。行不到十里。喊聲起。
一彪軍出。馬延問之。那負將大呼曰。吾乃東
吳甘興霸也。言未畢。一刀斬延於馬下。張顗
挺鎗迎之。被甘寧大喝一聲。措手不及。隨即

一刀斬顗于馬下。後軍飛報曹操。說二將皆被甘寧斬之。操不敢望南夷陵走。撥回馬望西便走。路上撞見張郃。搦令斷後。縱轡加鞭。走至五更。回望火光漸遠。操心方定。問曰。此是何處。數內有荊州降將曰。此是烏林之西。宜都之北。操見樹木叢雜。山川險峻。正行之間。於馬上仰面大笑不止。諸將問曰。丞相何故大笑。操曰。吾不笑別人。單笑周瑜無謀。孔明不智。若是吾用兵之時。預先要這裏埋下。

一軍如之奈何。因此故笑。說猶未了。兩邊鼓聲響處。火烟竟天而起。驚得曹操幾乎墜馬。半腰裏一彪軍殺出。衆軍皆叫趙子龍在此等候多時。操教徐晃。張郃。雙攻趙雲。自己冒煙突火而去。子龍尋思。歸師勿掩。窮寇勿追。因此不來追趕。只顧奪擄旗幟。曹操得脫。天色微明。黑雲罩地。東南風尚然不息。驟雨大降。渾似盆傾。甕寒透濕衣甲。冒雨而行。行不到兩箇時辰。身上無一寸乾衣。辰時已後。兩

止風息。諸軍皆有飢色。操令軍士往村落中
擄掠糧食。尋覓火種。去不多時。又聽得山後
火起。軍士皆回。尋得此小糧米。操教載在馬
上而行。後軍赶到。操心正慌。原來却是本部
下軍兵。為首將李典。許褚。保護得衆謀士百
餘騎赶到。操大喜。令軍馬且行。問道前面是
那裏地面。人報一邊是南夷陵大路。一邊是
北夷陵山路。操問那里投南郡江陵去近。伏
道人稟曰。取南夷陵。過葫蘆口。去最便。操教

走南夷陵。行至葫蘆口。軍皆飢餒。行走不上。馬亦漸乏。走着倒了者極多。操教前面暫住。馬上有稍帶得羅鍋的。也有村中擄得糧米。的。便就山邊。揀乾處理鍋造飯。割馬肉燒喫。盡皆脫去濕衣。於風頭晒晾。馬皆摘鞍野放。咽咬草根。操坐於疎林之下。仰面大笑。衆官問曰。適來丞相笑周瑜諸葛亮。引出箇趙雲。折了許多人馬。如今又笑。為何。操曰。吾笑諸葛亮周瑜。雖有將才。智不足耳。若我用兵時。

就這箇去處也。埋伏一彪軍馬。他是以逸待勞之衆。吾是救死不暇之人。縱然脫得性命。皆不免重傷矣。吾故以笑之。說猶未了。前軍後軍一齊發喊。操皆棄甲上馬。多有不及收馬者。四下早有火烟布合。山口一軍擺開。為首者乃燕人張益德也。橫矛立馬。大叫操賊下馬受縛。諸軍衆將見了張飛。盡皆膽落。許褚騎無鞍馬。來戰張飛。張遼徐晃二將縱馬也來夾攻。兩邊軍混戰做一團。操乘空走過。

諸將各自脫身。張飛從背後來趕曹操。操迤
逕奔逃。追兵漸遠。回顧衆將多有帶傷者。操
行之間。前面有兩條路。軍士覆曰。兩條路皆
取南郡。不知從那條路去。操問那條路近。軍
士曰。大路稍平。却遠五十餘里。小路投華容
道。却近五十餘里。只是地窄路險。坑坎難行。
操令人上山望之。回報小路山邊有數處烟
起。大路並無動靜。操教前軍便走華容道。小
路諸將曰。烽煙起處。必有軍馬。何故到走這

脩路搆曰豈不聞兵書有云虛則實之實則虛之。諸葛亮見識。故使數箇小卒。於山僻燒烟。令我軍不敢從這條山路走。却伏兵在於大路等著。吾料已定。因此教走華容。諸將皆曰。丞相妙策。人不可及。遂勒兵走華容道。迺奔荊州。於路如何。

關雲長義釋曹操

曹操當日引軍走華容道。此時人皆餓倒。馬盡走乏。焦頭爛額者。扶策而行。中箭着傷者。

強勉而走。衣甲濕透。個個不全。軍器旗幡。紛
紛不整。大半皆是夷陵道上被趕得慌。只騎
得剗馬。鞍轡衣服。盡皆拋棄。正值隆冬嚴寒
之時。其苦何可勝言。望前面而行。不到十里。
軍馬不進。操問為何。回報曰。前面是山僻小
路。早晨下雨。坑塹內積水不流。泥陷馬蹄。不
能前進。操大怒曰。軍旅之道。逢山開路。遇水
疊橋。豈有泥濘不堪行之理。傳下踴令。教老
弱中傷軍士。在後慢行。強壯者擔土束柴。搬

草運蘆填塞道路。務要即時行動。如違令者
斬之。多半下馬。就路傍砍伐竹木。於路填塞。
操恐後軍來趕。令張遼許褚徐晃引百騎執
刀在手。但遲慢者斬之。此時軍已餓乏。衆皆
倒地。操喝令人馬踐踏而行。死者不可勝數。
號哭之聲。於路不絕。操怒曰。死生有命。何哭
之。如有再哭者。立斬之。華容道上。三停人馬。
一停落後。一停填了坑塹。一停跟隨曹操過
險峻路。稍平妥。操回頭止有三百餘騎隨後。

並無衣甲袍鎧整齊者。操催行動。衆將曰。馬盡乏矣。只好少歇。操曰。赶到荊州將息未遲。又行不到數里。操在馬上加鞭大笑。衆將問丞相笑者何故。操曰。人皆言諸葛亮周瑜是智多謀。吾笑其無能爲也。今此一敗。吾自是欺敵之過。若使此處伏一旅之師。吾等皆束手受縛矣。言未畢。一聲砲響。兩邊五百校刀手擺列。當中關雲長提青龍刀。跨赤兔馬。截住去路。操軍見了。亡魂喪膽。面面相覷。皆不

能言。操在人叢中曰。既到此處。只得決一死戰。衆將曰。人縱然不怯。馬力乏矣。戰則必死。程昱曰。某知雲長傲上而不忍下。欺強而不陵弱。人有患難。必須救之。仁義播於天下。況丞相舊日有恩在彼處。何不親自告之。必脫此難矣。操從其說。即時縱馬向前。欠身與雲長曰。將軍別來無恙。雲長亦欠身答曰。關某奉軍師將令。等候丞相多時。操曰。曹操兵敗勢危。到此無路。望將軍以昔日之言為重。雲

長谷曰。昔日關某雖蒙丞相厚恩。某曾解白馬之危以報之。今日奉命。豈敢為私乎。操曰。五關斬將之時。還能記否。古之人大丈夫處世。必以信義為重。將軍深明春秋。豈不知庾公之斯追子濯孺子者乎。雲長聞之。低首良久不語。昔日春秋之時。鄭國有一賢大夫名子濯孺子。深精于矢之藝。鄭使子濯孺子領兵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從者曰。衛兵至矣。大敗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從者曰。衛兵至矣。近大夫可以用箭射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追兵。近吾必死矣。乘車而走。衛兵赶上。子濯孺子問曰。追我者誰也。左右曰。衛將庾公之斯也。子濯孺子曰。吾生矣。

左右曰：「庾公之斯，乃其言其生也。」子濯孺子又與大夫無故舊之親，何言其生也？子濯孺子曰：「雖與我無親，他之曾於尹公之他處學藝，未尹公之他却是我的徒弟。尹公之他，是箇正直之人，其朋友必是正人也。我故知其人，必不肯加害于我，故言我生也。」左右未信，忽果庾公之斯追至，大叫曰：「夫子何不可持弓矢乎？」子濯孺子荅曰：「今日吾臂疼，不可以執弓矢也。」庾公之斯曰：「我昔日學射于尹公之他，尹公之他教他學射于夫子，我今日不忍以夫子之藝反害之。」他學射于夫子，我今日不忍以夫子之藝反害之，不敢廢之，遂抽矢去其箭頭，發四矢而回焉。于是子濯孺子得命而當時曹操引這件事，還鄭天下稱義，出孟子當時曹操引這件事。說猶未了。雲長是箇義重如山之人，又見曹君惶惶，皆欲垂淚。雲長思起五關斬將放他。

之恩如何不動心。于是把馬頭勒回。與衆軍
曰。四散擺開。這箇分明是放曹操的意。操見
雲長勒回馬。便乘空和衆將一齊衝將過去。
雲長回身時。前面衆將已自護送操過去了。
雲長大喝一聲。衆皆下馬。拜哭於地。雲長不
忍殺之。正猶豫中。張遼縱馬至。雲長見了。亦
動故舊之心。長嘆一聲。並皆放之。後來史官
有詩曰

徹膽長存義。終身思報恩。威風齊日月。名

譽震乾坤。忠勇高三國。神謀陷七屯。至今
千古下。軍旅拜英魂。

又詩曰

曹公兵敗走華容。正與雲長狹路逢。蓋為
當初恩義重。故開金鎖放蛟龍。

曹操既脫華容之難。行至谷口。顧所跟隨軍
兵。止有二十七騎。比及天晚。已近南郡。火把
齊明。一簇人馬攔路。操曰。吾命休矣。只見一
羣哨馬衝到。方認得是曹仁軍馬。操纔安心。

曹仁接着言道。雖知兵敗。不敢遠離。故此附近迎接。操曰。幾與汝不相見也。接入南郡。隨後張遼也到。言雲長之德。陸續敗兵。皆隨首將歸南郡。操點將校。中傷者極多。操令將息。坐至半夜。仰天大慟。衆將曰。丞相於虎窟龍潭中逃難之時。全無懼怯。今已到城中。人已得食。馬已得料。整頓軍馬。再去復讐。何故痛哭。操曰。孤哭郭奉孝耳。衆將曰。郭嘉已喪久矣。此哭何意。操曰。若郭奉孝在。不使孤有此

大失矣。遂搥胸大哭曰：「哀哉奉孝，痛哉奉孝。」惜哉奉孝。眾皆默然。史官有詩曰：

緯地經天實可誇，少年才學冠中華。曹公

深識真梁棟，兵敗猶然想郭嘉。

此時深贊郭嘉之才

可惜先亡以致操深思痛哭于中夜

次日天晚，曹操喚曹仁曰：「吾今暫回許都，收拾軍馬，必來復讐。汝可保全南郡，堅壁休出。若攻打至急，吾有一計。」密留在此，非急休開。開則依計用之。百發百中。使東吳不敢正視。

南郡。曹仁等親密受之。將軍馬盡撥與汝。所有荊州原降文武。吾盡帶回許都陞用。仁曰。合淝。襄陽。誰可守之。操曰。荊州是汝領之。襄陽。吾已撥夏侯惇守之。合淝。最為緊要之地。吾令張遼為主將。樂進。李典。為副將。保守此地。但有緩急。飛報將來。曹操分撥已定。遂上馬。引七百餘騎。連夜奔許昌而去。曹仁乃遣曹洪。據守夷陵。為南郡之勢。以防周瑜。却說關雲長。引五百校刀手。回見玄德。此時諸軍

皆得馬匹器械錢糧。已回夏口。精神百倍。雲長不獲一人一騎。盡皆放了空回。見玄德孔明。正在廳上作賀。忽報雲長至。孔明忙離座席。執盃相迎曰。且喜將軍立此蓋世之功。與普天下除其大害。合宜遠接慶賀。雲長默然。孔明曰。將軍莫非因吾等不曾遠接。回顧左右曰。汝等緣何不先報覆。雲長曰。關某特來請死。孔明曰。莫非曹操不曾投華容道上來也。雲長曰。是從那裏來。關某無能。因此走透。

孔明曰。拏得甚將士來。雲長曰。皆不曾拏的。
孔明曰。此是雲長想曹操昔日之恩。故意放
了。昔日斬丁公。封雍齒。所以正軍法也。王法
乃國家之典刑。豈容人情哉。既已責下令狀。
罪不能免。推出斬之。以正軍法。雲長性命未
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十終